



米星如著《吹簫人》

《吹簫人》是米星如的處女集，書前的序文說明他寫童話的兩大動機：一是紀念父親，二是賺稿費買書，以滿足個人的愛書慾。



童話家米星如

許定銘

關於童話家米星如我知道的甚少，雖然努力搜尋了好一段日子，也僅知道他可能是安徽人，一九二八年開始創作童話。

在獨尊金牛的牛年裡，許多人似乎也忘了大自然的律，在物慾橫流的世間之外還有田野、草原，還有老牛、黃犢，還有牧兒、短笛。

牧兒唱歌牛載歸

陳安



草

無濟於事的。紐約華爾街有頭碩大的銅牛，人們經其身旁，都要伸手去摸一摸，想沾點兒喜氣、運氣。

洋派



我是我見

近年來，一而再再而三地聽人說，國內人如今新房裝修如何考究、如何輝煌、如何讓人瞠目結舌、如何是澳洲人包括澳洲人中的我們所遠遠趕不上的。

國內人如今生活水平提高是有目共睹的，我們當然洗耳恭聽並真誠為之欣喜，但對室內裝潢所達到的考究輝煌程度，我則從來這耳朵聽進那耳朵聽出，不當真。

不久前，一位來自中國的朋友向我提起國內裝修，眉飛色舞、讚語不絕，還一次次提到幾個我也認識的朋友，說他們花多少錢買房、多少錢裝修，並細細描繪了他們家凌空吊下的天花板，金碧輝煌的酒吧，亮得鏡子一樣的高檔地板……

這回我當真了，儘管表面一無反應，一如既往地「嗯哪呀呀」應和。我當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這朋友是個有水平有名氣的人。他的名氣來自水平，而他的水平，我認為，應該使他有足夠的辨別感悟自省能力。

一個早晨，我開車去他那兒，說帶他去一個地方看看。我帶他去的是澳洲的樣品房（display homes）。

走進第一幢樣品房的第一分鐘起，他就沒有開口再說一句話。

看了大概十幾幢房。看完那些房子，離開一陣後，他終於開口了。他說了一句，只一句。他說：「看過這樣的房子，中國農民的心理是要受到傷害的。」

（這句話中「中國農民的心理」也許可改成「中國人的農民心理」。）不愧為有水平的人。說話到位。

幾年前，第一次走進樣品房，我就有過這種心理。

當時感到的是一種震懾，一種高雅、舒適得逼人的美的震懾。這種美，明亮、乾淨、開闊；這種美不是通常熟悉的繁瑣、濃重、富麗堂皇，而是簡潔、清淡、大方，充分協調。一幅畫、一盞燈、一把椅、一張桌、一尊雕塑、一束花，所有東西都恰到好處地配上了自己該有的色彩，站在自己該站的位置，展示自己該展示的秀姿，減一分顯淡，挪一寸顯過，去一寸顯少。且它們不僅每個個別有味，每個個別有味的同時又在吸收並且糅托另一個個別的味。它們一起烘托的是種渾然一體的整體情調。身在這樣的氛圍環境、這樣的情調中，我忽然感到一種逼迫。是的，逼迫。這逼迫不是氣勢洶洶的、惡狠狠的，而是友善的、雅致的、舒展的。這逼迫使我一時間感到自身的渺小、甚至萎縮。額上一層細汗，往日裡曾經有過的那些飄浮的自豪、過頭的張狂，忽然格外知恥地使勁地躲了起來……

我面對的就是我們常說的「洋派」。這洋派來自布局、搭配，來自顏色，來自具體的傢具與擺設，這洋派從每一面牆、每一塊地、每一個角、每一條縫，從整間房子的空氣裡透流出。

「洋派」於洋人是自然的、不經意的。「洋派」於洋人是天生的，骨子裡的。

國內人現在追求的顯然已不再是傳統的八仙桌、雕花牙床、紅木太師椅，而是帶明顯洋派特徵的所謂現代感。不錯，吊頂天花板、酒吧，這些確實不錯、確實有派頭。但問題是，有派頭的東西不是放在哪裡都有派頭的。吊頂天花板絕不適合裝在僅僅二米半高的屋簷下，光彩流溢的酒吧絕不適合出現在只十幾平方的房間裡。還有搭配，搭配是很講究的。不是所有漂亮、派頭的東西堆砌在一起就能成為漂亮派頭的平方、立方，就能加倍地漂亮、派頭。

我常想：就聰明而言，我們遠遠超過洋人；就技能、手藝而言，我們遠遠超過洋人；就精雕細刻、細枝末節的追求與實施，我們也遠遠超過洋人。我們可以在一條條柱子、一個個飛機上雕出九龍百鳳，我們可以在一粒粒小小的米上刻字刻畫，然後再用放大鏡去看去品味……但是，就大方、大氣，就審美整體性，就光線色彩線條造型於人的五官乃至精神乃至生命的重要性，我們或許應該實事求是地承認，我們的理解和感覺，還遠遠及不上洋人。

朱元璋「四菜一湯」

鄧小秋



人與事

近來，在《帝王秘事》一書中，讀到了一則趣事：如今政府所提倡的「四菜一湯」，竟然是明朝的皇帝朱元璋所發明的。

根據南京坊間的流傳，朱元璋自從當了皇帝以後，那些達官貴人，整天花天酒地，奢侈靡費。而老百姓的生活卻並不好過，怨聲載道。朱元璋就耐心解釋：「蘿蔔上了街，藥店無買賣」，「葦菜青又青，長治久安定人心」，「兩碗青菜一樣香，兩袖清風好宰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潔如日月」。最後，朱元璋當眾宣布：「今後眾卿請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湯」，這次皇后的壽宴即是榜樣，誰若違反，嚴懲不貸。」那些官員們聽了朱元璋的一番言辭，明白了他的用意，無不誠惶誠恐，連連稱是。不敢再肆無忌憚，大吃大喝。要知道，在那個時候，誰要是違背了皇帝的意志，那可是要砍腦袋的。

對於這個傳說，究竟是真是假，自然不必深究。我想，這肯定是歷來的老百姓，看不慣官員的胡作非為，認為朱元璋是貧苦出身，可能會體恤民間的艱難，反對官場的奢侈腐敗，寄希望於這位平民出身的帝王，能夠整肅吏事，節約政府成本。因而，想出這「四菜一湯」的辦法來教育官員，清廉從政。雖然，真相在歷史上已很難考究。但是這一美好願望，真希望能在我們這個國家，長久的流傳下去。

春訪倫敦馬克思墓

王亞蘭



國外漫筆

二〇〇八年爆發的金融海嘯，令「馬克思效應」隨即在全球升溫，在德國，去年一年間，有四萬人次遊客訪問了馬克思的故鄉——特利爾城；《資本論》旋即躍上德國的暢銷書榜；「馬克思效應」在中國備受追捧，談論馬克思成為時尚話題之一，筆者去冬回國探親順道拜望新聞界老前輩楊奇先生時，他老人家就馬克思對人類的貢獻作了高度的概括。正因為「馬克思效應」的推動，促成了筆者訪問倫敦馬克思墓的計劃。

馬克思墓座落在北倫敦城的海格爾公墓（Highgate Cemetery）的東區內。據權威資料介紹，海格爾公墓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花園式公墓」，被稱為倫敦七大著名公墓之一，是城中為數不多的私人公墓。它創建於一八三九年，公墓的西區是始創地，直至一八五四年，才形成東區墓園。東、西兩區由一條大馬路將之分隔，墓園內的貧困和富貴等級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葬身西墓區的多為富豪、名人；東墓區因為有馬克思墓的存在，令樸素的墓園生色不少。

今日海格爾公墓佔地三十七英畝（約合十五萬平方米），公墓內立有五萬多個墓碑，約有十七萬入葬，或以骨灰盒安放等形式安葬於此。據門衛小姐介紹，在寸金寸土的倫敦城，要想在此公墓內置一席地，實為奢侈的舉措，這裡的地價由五百鎊為起點，購買一塊墓地，所費不菲。

東、西兩區的開放時間不統一，收費標準也不統一，由於西區公墓安葬者非常則貴，它只在周末對外開放，遊人入內參觀需付費五英鎊；東區公墓由於馬克思墓安放於此，則實行全年開放（聖誕休息兩天），入內參觀者需付費三英鎊。

東區墓園的入口處掛有一張收費告示，由於每天用於維修、管理、保護公墓的費用高達一千英鎊以上，公墓管理處希望用這一辦法，限制閒雜人員入內。而公墓龐大的維修、管理費用，則由政府的慈善機構撥款資助解決。

由於在購票入園時得到門衛小姐的提示，不到五分鐘，我們便站在馬克思墓前。英國著名藝術家勞倫斯製造的馬克思半身銅像，被擺放在近四米高的大理石碑座上，墓碑上方用金筆寫著「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墓碑的下方是馬克思的又一句名言：「哲學家只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世界，但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上、下碑文分別出自馬克思的名著《共產黨宣言》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墓碑正中央是用白色大理石寫下的碑文：自上至下記錄了燕妮·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管家德穆特以及馬克思的女兒埃莉諾的生卒年月。細心的參觀者會留意到，碑文中關於埃莉諾的生卒年月是最後加上上去的，因為其碑文風格與她的父母親的原有風格不同。此一推斷從而引發出建造馬克思新墓的趣事。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英國共產黨

創地，直至一八五四年，才形成東區墓園。東、西兩區由一條大馬路將之分隔，墓園內的貧困和富貴等級也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葬身西墓區的多為富豪、名人；東墓區因為有馬克思墓的存在，令樸素的墓園生色不少。

今日海格爾公墓佔地三十七英畝（約合十五萬平方米），公墓內立有五萬多個墓碑，約有十七萬入葬，或以骨灰盒安放等形式安葬於此。據門衛小姐介紹，在寸金寸土的倫敦城，要想在此公墓內置一席地，實為奢侈的舉措，這裡的地價由五百鎊為起點，購買一塊墓地，所費不菲。

東、西兩區的開放時間不統一，收費標準也不統一，由於西區公墓安葬者非常則貴，它只在周末對外開放，遊人入內參觀需付費五英鎊；東區公墓由於馬克思墓安放於此，則實行全年開放（聖誕休息兩天），入內參觀者需付費三英鎊。

東區墓園的入口處掛有一張收費告示，由於每天用於維修、管理、保護公墓的費用高達一千英鎊以上，公墓管理處希望用這一辦法，限制閒雜人員入內。而公墓龐大的維修、管理費用，則由政府的慈善機構撥款資助解決。

由於在購票入園時得到門衛小姐的提示，不到五分鐘，我們便站在馬克思墓前。英國著名藝術家勞倫斯製造的馬克思半身銅像，被擺放在近四米高的大理石碑座上，墓碑上方用金筆寫著「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墓碑的下方是馬克思的又一句名言：「哲學家只用不同的方式來解釋世界，但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上、下碑文分別出自馬克思的名著《共產黨宣言》和《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墓碑正中央是用白色大理石寫下的碑文：自上至下記錄了燕妮·馬克思、卡爾·馬克思、管家德穆特以及馬克思的女兒埃莉諾的生卒年月。細心的參觀者會留意到，碑文中關於埃莉諾的生卒年月是最後加上上去的，因為其碑文風格與她的父母親的原有風格不同。此一推斷從而引發出建造馬克思新墓的趣事。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英國共產黨



站立在倫敦馬克思墓碑旁，方覺自己是那麼的渺小和無知

王亞蘭攝

日記的可信度

宋志堅



日記的可信度

日記（不包括以日記形式出現的小說、雜文）是寫給自己看的，或許連自己也未必會去欣賞，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是錄以備考。因此，日記會多一點真性情，少一點飾作。在日記中弄虛作假，把自己打扮成完美無缺的聖人，可謂無聊；因此，日記會多一點肺腑言，少一點禁錮。在日記中誠信誠意，言不由衷，未免無趣。從這種意義上說，日記是比較真實的，對於研究某一段歷史或某一個歷史人物，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但我只能說是「比較」，因為日記的真實與可信，確實也是有了「度」的。

由於每個人所處的地位與身份不同，立場與視角不同，能夠看到的東西也就各不相同。對於同一部《紅樓夢》，經學家、道學家、革命家、流

言家看到的尚且各不相同，何況是對於社會這部大書呢！在日記之中，當然也就各「記」所「見」了。對於同一歷史事件，出現於不同當壘的人的日記之中，大概是全然不同的。你說誰的日記可信？

日記雖然是寫給自己看的，寫日記的人卻往往會有萬一落在他人（包括上司、同僚、後人）手中的戒心，也不排斥有時還會主動示人。所以，認為寫日記的人，完全敞開肺腑，毫無思想禁錮，也是不切實際的。李慈銘的《越縕堂日記》「上自朝綱，中至學問，下迄相罵」，卻也沒有達到「不避權貴」的境界，倒是一直提防着「有一天要蒙「御覽」」，所以魯迅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彷彿受了欺騙」。

寫給自己看的會不會自欺欺人，似也不能一概而論。一般的事，確實都會如實記下。有些特別的

事，卻是寫日記的人不能直面相對的一——心中隱痛的不願直面相對，往往只留下片言隻語蛛絲馬跡，使後人費盡心思揣摩考證；連自己都感到過於醜陋、過於卑鄙、過於殘忍、過於血腥的不敢直面相對，或是文過飾非，或是強詞奪理，或是乾脆不留痕跡。

日記可信有度，在胡佛研究院被開放的蔣介石日記也不能例外。它可以作為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個參考，也有利於人們對於這個極其複雜的歷史人物有一個立體的認識，但這也只是一個參考，而不是一種顛覆。例如，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的近六年中，蔣介石一直都在以重兵「安內」（剿共），始終下不了「攘外」（抗戰）的決心，頗受世人的厚非。如今在他的日記中看到了「其內心的痛苦」，是不是就得對他的「攘外必先安內」予以充分的「諒解」，變「厚非」為崇敬，並為他的「忍辱負重」歌功頌德呢？

自從羅丹那一尊《思想者》誕生後，思想的偉大意義更加深入人心，誇張點說，整個人類其實也就是「一部思想史」。有什麼還能比「思想」更尊貴更偉大的呢？在我看來，對於人自身而言，再尊貴的客人到來，都不如「思想」這位「客人」的光臨。

思想（有時也可稱之為靈感）忽然來了，人會激動不已，那還是多年前，朋友就會對我說，要是有人「思想動了」就好了，可以隨時隨地把他所思所想記下來。為什麼呢？因為有時一刹那閃閃出思想，感覺特別有意義，有價值，只因無法記錄，轉瞬即逝，而消逝後就再也會不復光臨了，讓人特失望乃至心碎。

我相信，當整個人類社會都走向了民主自由，而又有了「一種或者就叫「思想記錄器」的東西，那時候，人類的發展將會出現令人不可思議的速度。所有的思想都記錄下來了，那條忽即逝而又特別偉大的「思想」也就跑不掉了，思想的主人也一定會將記錄下來又有價值的思想貢獻出來，讓人們利用它來為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服務。

想一想，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該是多麼地激動人心啊！

這種忽然思想來了卻不能記下來的感受，相信很多人都有的，甚至不限於舞文弄墨者。特別是那些喜歡思考又勤於思考的人，感受尤深。譬如俄國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洛扎諾夫，就是典型的例子。讀他的《隱居及其他》，可以看到，他特別看重「隱忍」的思緒、飄忽的情感，認為「它們作為一種有聲的斷片，顯得那麼舉足輕重，因為它們直接來自靈魂，未經加工，沒有有意圖——沒有不相干的一切」；「簡言之，「靈魂還活著」……也就是說，「活過」，「呼吸過」，「呼吸過」……不知什麼原因，我很早便喜歡上了這些「出人意料」的呼喊，但我卻無法在我們身上不停地流動，但你也無法及時把它們記錄下來（手頭無紙筆），只好任其自然自滅。事後無論怎樣回憶都是徒勞的。」

記下飄忽的思緒

閔良臣

然而我卻又是那麼地相信他的幻想：「從青年，甚至少年時代起，我就一直致力於將生活、命運、思想，最主要的，是將作品同上帝的「願望」結合在一起。我的粗心大意大概由此而產生。我粗心大意是因為有個內在的聲音，有個不可戰勝的信念對我說：我所說的一切乃是上帝的旨意。這信念，這信仰並非始終那麼強烈，但有時確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彷彿全身融化了，靈魂融化了，思想完全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形態，「我順便把自己開口講話了」。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每一次我手裡都有筆的震憾力，以致於牆壁都會倒塌，各種法律、別人的「信念」等等，全都土崩瓦解……此時此刻我感覺到，我在講一個對真理，沒有半點兒偏差，一如它在世界之中，上帝之中，「真理本身之中」。乍一看，像是作者在那裡死地自戀：細想想，這種「幻想」，只有徹底去除了奴性意識，把自己真正看作一個人，才會產生。然而，作者緊接着告訴我們的是：「可惜，這大部分都沒記錄下來（一時找不到紙筆）。」也就是說，忽然思想來了，卻不能記下來，真是可惜！

洛扎諾夫相信，不，與其說是相信，不如說是幻想。然而我卻又是那麼地相信他的幻想：「從青年，甚至少年時代起，我就一直致力於將生活、命運、思想，最主要的，是將作品同上帝的「願望」結合在一起。我的粗心大意大概由此而產生。我粗心大意是因為有個內在的聲音，有個不可戰勝的信念對我說：我所說的一切乃是上帝的旨意。這信念，這信仰並非始終那麼強烈，但有時確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彷彿全身融化了，靈魂融化了，思想完全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形態，「我順便把自己開口講話了」。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每一次我手裡都有筆的震憾力，以致於牆壁都會倒塌，各種法律、別人的「信念」等等，全都土崩瓦解……此時此刻我感覺到，我在講一個對真理，沒有半點兒偏差，一如它在世界之中，上帝之中，「真理本身之中」。乍一看，像是作者在那裡死地自戀：細想想，這種「幻想」，只有徹底去除了奴性意識，把自己真正看作一個人，才會產生。然而，作者緊接着告訴我們的是：「可惜，這大部分都沒記錄下來（一時找不到紙筆）。」也就是說，忽然思想來了，卻不能記下來，真是可惜！

是，本人也有同感。儘管像我這樣的人只會產生平庸的思想，但對平庸者自己，忽然思想來了時，也會是會激動不已。除了激動，還有神秘，還有莫名的不安。正如洛扎諾夫所說：「我的思想從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來，又寫到一個不知名的地方去。你要從下寫點什麼，可一坐下，又出來東西卻風馬牛不相及。在「我想坐下」和「我已坐下」之間只那麼一個瞬間。這些完全兩樣的思想從何而來呢？為什麼我在房間裡徘徊個個何時的想法和要說下來訴諸筆墨的想法相去甚遠呢？」我想，這大約也是許多作者也常在內心追問的吧？然而，似乎只有洛扎諾夫把它說出來了。